

劉師培失足成恨

林 斌

石榴裙下鋌而走險

劉師培名少甫，字申叔，江蘇儀徵人。他的曾祖劉文淇字孟瞻，和寶應劉寶楠，是同時並稱「淮東二劉」的有名學者，孟瞻受學於凌曙，治「左氏春秋」凡四十年，撰有春秋左傳舊註疏證，未終篇就死了。子毓崧，字伯山，頗傳父業，却又不幸短命。伯山有兩子，大的叫壽曾，字恭甫，號子安，早通許鄭之學，承繼先志，編至魯襄公四年又死了去；次子貴曾字良甫，也是賅博敏學，可惜不壽！兄弟兩人各遺一子，恭甫的兒子師蒼，字張侯；良甫遺孤，便是本文所記的劉師培。劉氏父子兄弟都以經術揚名東南，他家門聯，有「紅豆三傳，儒林趾美；青藜四照，寶樹聯芳。」的句子。

光緒壬寅八月，張侯不幸墜江而死，屍首漂流至焦山之北，當漢廣陵觀潮處，浮了起來，年才二十九歲，時人無不歎惜！那時師培已十九歲，仰承先業，服膺漢學，博覽羣書，經史百家，無所不通，旁及釋道諸經典，張侯死的那月，師

培却秋闈得意，中了鄉榜，會試不第，遂以舉人保薦知府，中間曾充過學部的諮議官。

不久，他叔父劉富曾替他說了親事，是揚州何家駱的妹妹何震，促他回家成婚，他便由京南下，歸途經上海，由江都王鍾麟介紹，和章太炎（炳麟）及愛國學社諸人認識，漸與革命黨人相往還，油然萌起了光復漢族之志，因易名光漢。他實際參加革命的行動，可得而述者，約有下列數事：

一是光緒甲辰至丙午年間，師培先後在上海和蔡元培（子民）、龔寶銓、陶成章等組織「光復會」；以及與章太炎、鄧實（秋枚）、黃節（晦聞）、陳去病等人倡「國粹保存會」，刊行「國粹學報」，表面是研究學術，暗中却是鼓吹排滿，實行革命工作。

二是光緒丙午冬，俄人進兵東三省，全國騷動，師培與蔡元培既把原已刊行的「俄事警聞報」改為「警鐘日報」，日以危言，警惕國人，中因措詞激烈，大罵德人，遂為德領事照會當道，強將報館封閉，並有令指捕師培。師培預先躲避

始得倖免於難，而「警鐘日報」也因此停刊。

三是師培先後在上海「國粹學報」所發表之「攘論」、「中國民族說」；以及在東京「民報」所發表之「利害平等論」，「辯滿人非中國之臣民」，「清儒得失論」，「悲佃論」等。鼓吹排滿復漢的民族大義，精警透關，義正詞嚴，都是當時傳誦的傑作。

四是師培夫婦在日本獲與當地社會黨之急激派北輝次郎等相交往，遂醉心社會主義，旋發行「天義報」，但不知因何緣故，不多久便停刊了。由此，可見師培之初期革命工作，尚值得稱道。

師培夫人何震，却美而悍，也能文字，師培儼於嬌妻的雌威，一切唯命是從。她隨師培到日本，常拋頭露面出入於交際場所，有東京交際花，交際草之稱。後師培由日返滬，脫離革命隊伍，密充端方（滿人，時任兩江總督）偵探，以至於後之參加與袁世凱御用之籌安會，上表列名勸進，據說：先後均由何震這隻胭脂虎受人重賄，脅令師培鋌而走險。而師培之一再變節，真是「

一失足成千古恨！」

近人某筆記載有：「滄州張繼（溥泉）先生舊寓北京時，某夜，師培匆匆至，喘息未定，倉皇四顧，蓋避家難也。甫坐，聞叩門聲，驚曰：「吾妻何震至矣」。立抱頭鼠竄趨床下伏焉。少選，知叩門者非震，溥泉先生大笑，曳師培出，猶戰戰也。」（案）國史館館刊張氏回顧錄亦記其事。其描寫何震悍潑與師培的畏懼，真是「如聞其語，如見其人。」師培的「怕老婆」竟至如此田地，則其成爲何震石榴裙下工具，又何足怪？

歸降端方出賣黨人

至於端方（字午橋，號匍齋）這個人，在滿人督撫中，號稱開明，喜結交文士，對於革命黨

人，不主張採取激烈措置，圖以溫和手段來安撫，師培返國之後，端方千方百計託人表示好意，延聘入幕，他初尚躊躇，經不起婦人家富貴利祿的幻想，枕邊絮語，便入彀了。

宣統己酉，清帝后相繼死後不久，朝野紛擾，黨人陳其美（英士）、張恭、王金發、周淡遊、褚輔成等，以時機已至，乃日集江浙兩省同志在上海租界裏計劃大舉；師培竟以所聞消息密告端方，端方便向英捕房交涉，派警搜查黨人機關，時陳、王、周、褚諸人，或因事外出，或化服逃脫，僅張恭一人被捕，但黨人此次大舉計劃却因事洩而中止。事後，王金發偵知是師培所爲，憤怒萬分，曾持槍往找師培，擬以一彈結束他的性命，師培惶懼，許以全力保全張恭，張恭始獲苟全。

然張恭雖倖得不死，而師培是端方鷹犬的傳說，却坐實了。章太炎寫信責備他，他也不答辯，在兩江優級師範教書，足跡不敢再至上海。端方卸任兩江總督，師培更惶惶不可終日，遂西到四川，任國學院講席。

宣統辛亥，四川因鐵路國有案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潮，清廷起用原已調任直隸總督因案被劾去職之端方，率領鄂省新軍第八鎮之步隊第三十一、三十二標入川查清，師培與端方過去既有因緣，這次復被邀重作馮婦，當端方師次資州，而武漢三鎮一日光復，奉調隨行入川的鄂軍軍官黨人劉鳳怡中途起義，在

天后宮神殿丹墀殺了端方，川中民黨以師培曾是端方幕僚，欲置之死地，國學大師章太炎聞訊，乃電致謝无量諸人爲之緩頰，原電云：

「昔姚少師語成祖云：城下之日，弗殺方孝孺，殺孝孺，讀書種子絕矣！今者文化凌遲，宿學凋喪，一二通博之材，如劉光漢（即師培）輩，雖負小疵，不應深論。若拘執黨見，思復前仇，殺一人無益於中國，而文學自此掃地，使禹域論爲夷裔者，誰之責耶？」果然，太炎之一電，把他生命保全了。但在川立足不住，跑到山西去，踪跡隔絕，太炎遍登各報於尋獲其下落後，勸他恢復學人本來面目，中華民國建立後，函蔡元培，並荐其任北大文學教授。介紹書中有曰：「劉生儒林之秀，使之講學而不論政，亦足以敦明國故，膺迪後生。」從此而師培因得以學授人。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帝制自爲，因慫恿楊度組織籌安會，羅致失意無行且又頗負虛名的文人，許以高官厚祿，使其上書勸進。時師培正任北大文科教授，袁世凱委他公府諮議，他喜出望外，連忙上了一道謝恩摺，其謝恩摺駢四儷六，極酸腐之至，原詞云：

「呈爲恭陳謝悃事：竊師培業耽七略，才謝三長，孝標薦歷艱屯，子駿冀興絕學，自維禱昧，幸值休明，綜鄒魯之七經，昔慚咕嗶，誦唐虞之二典，今覩都俞，恭維大總統乾德誕敷，謙光下濟，風宣衢室，化溢靈壺，訪辛尹之遺箴，聘申公以束帛，嗜嗜士子，申風儀而遂棲遲，耿耿征夫，沐詒誨而



得名太早厥性無恆的學人劉師培

懷靡及，願復不遺封采，忝備堯詢，班周士之外傳，進漢臣於前席，俾聞國政，責以春秋致用之方，遂候禁宮，置之朝夕論思之地，寵光曲被，隕越滋虞，惟有仰竭涓埃，冀圖報稱，甲遠獻於辰告，勵亮節於寅恭，商有嘉謀，庶備南宮之專對，朝無闕事，願窺東觀之遺書。」

得名太早厥性無恆

這一謝恩摺，等於賣身契。在楊度的「君憲論」發表之後，他也有「國情論」，「君政復古論」之作，其人、其文、其事與漢代「劇秦美新」的楊子雲，可謂後先媲美。蓋師培當時以為從此「青雲有路」，應可「昂首上驥」了。詎料

袁氏「黃袍加身」不成，暴斃新華宮、四凶、六君子、七小人，便成為研擬中之危害民國的禍首罪魁，師培也被通緝而逃去天津，這時窮困至極，幾於饑殍不繼。但師培畢竟是「富貴在天」而「生死有命」，恰逢其時榮任「地獄內閣」總揆的李經羲，又是蒲殿俊，章太炎一流，為了愛惜人才，他祇輕輕一言，便為師培開脫了禍首罪名，後北大校長蔡元培，篤念舊誼，請他仍回北京大學去教書，可是，「黃梁夢醒」，生意也隨之俱盡了。

在他的「左盦詩文集」裏，有「書楊雄傳後」五古一首：「苗孟不復作，六經秦火徐，篤生楊子雲，卜居近成都。文學窮墳典，頭白勤著書，循循善誘人，門停問字車，法言象論語，太玄開潛虛，反騷即屈平，作賦比相如，訓纂辨蝌蚪，方言釋蟲魚，雖非明聖道，亦復推通儒，紫陽作綱目，筆削更口誅，惟據美新文，遂加莽大夫。吾讀華陽志，確卒居攝初，身未事正莽，茲文得無誣？確本志澹泊，何至工獻諛，班固傳信史，微詞確則無，大醇而小疵，韓子語豈疏？宋儒作苛論，此意無乃拘？吾讀楊子書，思訪楊子居，斯人今則已，即弔空躊躇。」等句。自謂此詩係作於遊川時，或人則謂此詩係於帝制失敗以後作，因詞逆溯意，臆揣或有不同，然其詩，匪以言志，實以解嘲，蓋可斷言。

師培卒於民國八年己未，得年僅三十有六，他那夫人何震，悲痛之極，受刺激至深，劉廉卿所撰的墓志中說她「艱難中間關相從，武昌戎馬，保全先著稿本，蠶叢崎嶇，尋夫蜀道……今者整室哀吟，苦空澈悟，爰訪名山，將為比丘尼終焉……」但最終她也瘋了，繼以吐血死！

音韻之學，傳給蕪春黃季剛（侃），且謂季剛道：「我一生當論學而不問政，因一念之差，誤了先人清德，此學非公不傳，聊作臨終之自贖吧！」（見陶菊隱著：「六君子傳」）而季剛竟拜受而師本之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，師培內心之懺悔與淒楚，固於此可見。

據傳：師培彌留時，曾以其畢生研究得來的

師培遺著凡七十四種，論羣經及小學者二十二，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，羣書校釋二十四，詩文集四，讀書記五，學校教本六。至民國二十五年，始得其摯友南桂馨氏為之印行，錢玄同氏實負整理之責。師培身長玉立，癯瘠秀削，睹其遺像，即知其為一絕頂聰明的人。他的叔父富曾，謂其「得名太早，厥性無恆，好異矜奇，情急近利」，確是道理。當世也不乏聰明特達之士，其性近學術與文藝，惟於現實政治，則不甚了了，乃亦為人所牽引，投入亂流，悵想劉氏生平，泚筆寫此，不禁感慨繫之！

章君穀著 袁世凱傳 業已出版

一代梟雄

分裝一、二兩册
合售叁拾陸元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丕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事實的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家章君穀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自在本刊連載，極獲讀者歡迎，全部已殺青，並已出版單行本，廿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一、二兩册合售叁拾陸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一四八〇。